

■ 新作聚焦

毕飞宇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

“只有被拯救的人才会有光”

□ 马兵

小说令人疑惑或着迷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要把傅睿设置成一个类天使的“偶实”形象,一个看起来干净得脱嵌于家庭、职场和社会秩序之外的人?他的洁净是否让他拥有与泥沙俱下的时代和沟壑纵横的精神隐秘对话的能力,他能否引领我们看到那个“更高的秩序”



毕飞宇的新作《欢迎来到人间》的命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使在人间”之类的题目,而主人公傅睿在小说中也的确是天使或佛陀一般。从形象上,他“像实验室的器皿”,“闪亮”“安稳”“目光剔透”。从使命上,傅睿的职业是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而在经历一起无法预料的医疗事故之后,他更是调转手术刀的方向,向人类灵魂的炎症开掘。还有,在外人的感知中,他也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小说第十章有一幕很典型,傅睿第二次去探访病人老赵,承诺他一定会康复。老赵不由自主地给傅睿磕头,“当他再一次仰起脸来的时候,他的眼眶里已经闪烁着泪光。这是一种奇特的光,只有被拯救的人才会有的光,是大幸福和大解放”,而傅睿也被异乎寻常的感动所鼓舞着,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遥远,并不来自他的身体,没有物质性”。这戏剧性的一幕所定格的傅睿,已然是悬停在红尘世界之上的存在,让人想到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生灵,它保证我们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更高秩序”。

作为一部意在展现“当代人生命与精神世界暗流的挑战之作”,小说令人疑惑或着迷的地方或许正在这里,为什么要把傅睿设置成一个类天使的“偶实”形象,一个看起来干净得脱嵌于家庭、职场和社会秩序之外的人?换言之,他的洁净是否让他拥有与泥沙俱下的时代和沟壑纵横的精神隐秘对话的能力,他能否引领我们看到那个“更高的秩序”?能否真正而非象征性地呈现关于现代世界中个体生存意义根据的困惑并给出治疗方案呢?

回到小说文本中,我们会发现,傅睿医生与毕飞宇小说长廊里的那些“老人”相比,具有一种全新的气质,无论是筱燕秋、玉米、玉秀、玉秧,还是王连方、端方、王大夫、沙复明,虽然结局或悲或喜,但都有一套从深层的世情逻辑中习得的应对之道,有着或顽强或倔强或泼辣或世俗的生命热力,但傅睿不是,他节制、自省,不食人间烟火,他不是沽名钓誉之辈,却意外地被表彰宣扬,这让他无比难为情,“他承受不了讴歌的残暴,讴歌在蹂躏他”,更糟糕的是,他不具备妥帖应对这一切的能力。这个父母心目中的好儿子、妻子心目中的好丈夫、病患和家属眼中的好大夫,领导和社会评价中的良心担当,其实始终体现了一种无法自由选择“被抛”状态。他被父亲给他择定、导师给他指向、病人给他信任的外科医生的职业身份深深规训,把救死扶伤的神圣天职扭曲为不能承受的生命苦役,并最终被少女田菲的死亡事件压垮,但也正是这一事件,成为他摆脱“常人”转而探问“和心脏无关,和大脑无关”的灵魂之“堕落”问题的契机。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洁净的天使一般的男人依然无法有效地真正介入时代的病症,无论他半夜对病人的探访,对被水泥掩埋的哥白尼雕像的挖掘,还是他不能自抑的后背发痒,抑或对自己和小蔡施展的“呕吐疗法”等等,要么是想象性的拯救,要么是隐喻性的自我惩罚,他不能自度也无法度人。

当然,天使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仪式化的,带有某种“降神”的意味,但天使是否一定与现实生活相隔膜却未必。在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启发之下,德

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维姆·文德斯拍摄了著名的《柏林苍穹下》,以天使的视点思考人类的命运。守护柏林上空的两位天使一开始也是俯视人间疾苦,但他们中的一位爱上了扮演天使的马戏团女演员,决定放弃天使的生活,成为一个实存的人类个体,以亲身感受人世的爱意,于是俯视变成了体察和分担。但是傅睿不具备这种对人和人心细部的体察能力,他的善意掀开了生活无数的暗角,那巨大的反噬力正悄然发酵并伺机反扑,这是傅睿无法预知也无力抗衡的,而这凸显了天使人设的脆弱,他是凌驾于常人之上的一个理想化身,一个良知的向导,他让钝感的人们认识到灵魂的意义,但却无法提供真正安慰的精神力量。傅睿的天使困境就在这里,他一面发现病灶,一面又在理念化病灶,他爱人而不知世,想救赎却失其道,从紊乱出发却渴望抵达终极,这是怎样的一种悖谬啊!

再来看“人间”。小说整体被设定在2003年6月,“非典”行将结束的时刻。与这个时间点相对应的是一种大时代到来的惶惑之感。“时代”一词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小蔡的感觉是“她只知道了一件事,大时代开始了”;敏鹿的感觉是自己和孩子“已经被时代拉开了好大的一段距离”,“大时代已悄然而至,金钱已揭竿而起”……与大时代一同到来的还有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小蔡急于“融入城市”),各种各样的培训粉墨登场(傅睿由此得以结识郭鼎荣等人),网络媒介的兴起和传统媒体的式微(前纸媒房地产版面主编老赵感慨舆论环境的巨变),出国热和鸡娃热(在东君的映衬下,敏鹿惊觉自己落伍)……而这一切正构成了小说扰攘“人间”的底本。而且虽然故事发生在20年前,但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今天读来却不会有什么违和,经由傅睿链接起的各类人物和他们暗疾丛生的生活依然会唤起今日读者的共鸣或共情。

小说中,傅睿第一回请小蔡喝咖啡,在傅睿走后,有一和尚打扮的光头与小蔡搭讪,小蔡糊里糊涂地买了他的念珠,觉得不对劲,奔到门口:“哪里还有大师?左侧是马达轰鸣,右侧是车轮滚滚。一片红尘。”这又是充满隐喻性的一幕,人处凡尘的小蔡在与傅睿的接触中、在与大师的对谈中好像难得获得从俗世中抽离的片刻,但其实亦不过是红尘万丈里的一个愣怔罢了。这样说来,傅睿反而是小说中唯一清醒坚定的那个人,虽然他的学业职业、爱情婚姻都来自父母的安排,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回到人间”过。只是无论人间之上的天使,还是随世俯仰的凡人,都在经历大时代的转轨所带来的“考验”,天使没有药方,而病人并不自知。由此,我们再来看小说设计的时间点和由它引发的田菲等的系列死亡事件,大概就能明白,傅睿对田菲之死的计较、毕飞宇对傅睿精神危机的观照,都指向了齐泽克对事件的定义“终极意义上的事件就是堕落本身,也就是说,只有当平衡被打破,系统出现异常之时,事物才会出现”,它“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架构的变化”。

小说结尾,光头再次出现,发力去拔出傅睿体内的东西,傅睿在狂笑中感觉自己变成了羊、变成了狗、变成了蛇、变成了蚕。这再次让我们想到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的第一首的箴言:“啊,我们究竟能够求靠谁?/天使不行,人也不行,/机灵的动物已经察觉,/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不太可靠。”



“一本优秀的杂志是慢慢生长出来的,不是用催熟剂催出来的,它伴随着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才终于有了旺盛的生命和飞翔的翅膀,我们热爱这样的生命”



『茫茫的稿件磨去了我的青春,也磨亮了我的眼睛』

□ 赵宏兴

没来《清明》工作之前,我是一个写作者,对刊物充满了崇敬之情。记得我来杂志社报到的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几扇陈旧的木门擦得干干净净,又把编辑部红色的斑驳的木地板拖得纤尘不染。在我的感情里,这里不应该有灰尘,而应该是窗明几净。

这些年来,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审稿约稿和发行工作中,甚至荒废了曾经挚爱的写作。茫茫的稿件磨去了我的青春,也磨亮了我的眼睛。到了2018年,我开始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当前任主编把茅盾亲笔题写的“清明”手迹交给我时,我感到一种文脉的传承和责任的重大。

经验告诉我,一本优秀的杂志是慢慢生长出来的,不是用催熟剂催出来的,它伴随着几代人的辛勤付出,才终于有了旺盛的生命和飞翔的翅膀,我们热爱这样的生命。

杂志一期期地出版,对于主编来说,也是一次次攀登,这里没有终点,只有更高点。“如何使一本杂志在期刊如林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也是每个主编的梦想。在这里,主编又是一个总工程师,主导着这架机器的运动,我采取的是一动一静方法。

动,就是走出去,主动去寻找读者。受到手机阅读的影响,现在的文学杂志读者显得越来越稀缺,如何寻找他们,我们在工作中摸索出多种活动形式,如举办“《清明》读书会”“《清明》评刊会”,设立“《清明》读者服务部”等,为基层服务,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增加与读者的感情。我曾在一次评刊会上听到一位作者说,因为看了一篇讲述亲情的小说,拯救了他多年分崩离析的家庭;有一位读者说,看了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而泣不成声,等等,这使我们感受到文学的力量,给读者奉献精品力作是《清明》读书会以《清明》杂志为依托,5年来,已举办30多期。刚开始,我们对读书这种小众的事情信心不大,但做起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淮北矿业集团,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学生们把读书会做成门票发放等,使我们深受鼓舞。“《清明》读书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在立足安徽的同时,我们还受邀走进江苏、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张炜、邱华栋、范小青、陈应松、李浩等,都曾应邀参加了《清明》读书会。2020年,《清明》读书会获得了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活动”荣誉称号,形成了著名的公益品牌,扩大了《清明》的社会影响。

静,就是案头工作。刊物的大量工作或者主要工作都是在案头完成的,案头工作的强弱往往影响着本刊物的生命。首先是栏目的创新,栏目可以说是刊物的眉目和个性,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视刊物内里生命运动的情景。有的是先有栏目,再约稿子,有的是先有稿子,再有栏目。但作为一本大型文学刊物的栏目,也不能过于“晚报”化,还要注重稳重性、文学性、思想性,和对当下文学现场的切入性。《清明》以发表现实主义小说为主,以“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为宗旨。后来,我又提出了“阅读《清明》,看见人生”的广告语,使《清明》的主旨更加清晰,更易被读者接受。在此基础上,我们设立了《名家新作小辑》《女作家小说专号》《中篇小说专号》等。一些青年作家喜欢在文本上做一些探索,这是一种可贵精神,近年来,我们又新设了《跨界小说》栏目,专门呼应他们的创作。散文栏目有《杂花生树》《人间辞》《云上纸上》等,我们要求散文题材也尽量以人物和亲情为主,这样和小说相辅相成,成为小说的一个延伸。这些栏目都成为了杂志的品牌栏目,有的读者追着栏目读(订)《清明》,有的评论家追着栏目评《清明》。培养文学新人,一直是《清明》的重要工作,我们设立《新锐军》专栏,对相对年轻、稚嫩、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进行集中推出,不仅刊发作品,还配发评论,让他们通过《清明》的平台走向了全国。

刊物再怎么变,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每期是否都有重点作品。离开高质量的作品,其他创新都毫无意义。近年来,《清明》发表的大量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国家权威选刊中的转载率一直名列前茅。获《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荣登中国小说排行榜、收获文学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

《清明》注重与其他优秀刊物的交流和学习。今年5月6日,由清明杂志社主办的“长三角文学期刊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安徽合肥隆重召开。长久以来,以《收获》《钟山》《江南》《清明》等刊物为代表的长三角文学期刊,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清明》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和纸媒萎缩等一系列共同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压迫着我们,我觉得要做一个小学生,坐下来,与这些优秀的兄弟刊物进行一次有温度、有深度的探讨,对刊物发展进行一次破壁。经过长久的准备,我们成功主办了此次座谈会。各品牌刊物加强阵地联盟建设,携手营造健康的文学生态,让三省一市的文学期刊在更高质量的标准上,促进各自优势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实现共赢发展。

转眼,我在《清明》工作20多年了,伴随着《清明》的成长,我经过了许许多多重要的阶段,如今我和这本杂志已血肉相融。2021年,铁凝主席给《清明》题词:“《清明》应春天而生,是春天的事业。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清明》构成了独特的美景。祝《清明》一秉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盛大春风中,迎百花齐放,看姹紫嫣红!”这是铁凝主席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鞭策,我们愿乘着这个春风,把《清明》的高质量发展推向更远。

(作者系《清明》杂志主编)

■ 第一感受

短篇小说非常考验作家讲故事的能力

——王啸峰《虎嗅》里的市民文学

□ 陆莹

出生在苏州、生活在南京的城市文学作家王啸峰并未将视角放在某一个城市,他笔下的作品可以用“新江南城市故事”来概括。读者可以看到苏州、南京街巷、楼宇之间的影子,捕捉真实的市民生活。

小说集《虎嗅》包括24篇短篇小说,在创作前,王啸峰并未走进24位主角的生活,虽然时常接触到厨师、快递小哥、文员、保安等,但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到底有哪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经历,是否代表当下城市基调?他都不清楚,带着这些问题,他在高铁上、地铁里、小吃店中仔细观察,尽其所能采访、对话、搭话。结合近几年关注的几十个人物原型,经过聚焦、提炼,形成了一组立体城市百姓群像。

《虎嗅》的故事虚构的发生地是具有现代性和竞争力的城市,但并未脱离生活的质感。“她老练地先去特价区看看有什么便宜货。关门前一小时,超市会低价处理一些生鲜食品。她边走边挑,不是嫌快到保质期,就是嫌品质不好。突然,几捆碧绿的茴香菜映入她的眼帘。她捧在手上,细细端详。新鲜的茴香菜散发出特有的熟悉味道。”《立春》里虚构的场景让我们回归日常,虽然茴香菜是作家设计的线索,贯穿情节的始终,但更是超市常见的蔬菜,牵动主角的心也带出她寄托在熟悉之物上思念的母亲。同样讲亲情的,《小寒》中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刚高考结束的弟弟妹妹:“考取北方大学的那天,母亲跟他说,心里装得下江南一片湖,就能装下人世间。他扶着母亲,站了很久,直到母亲的身体渐渐往下坠,他才轻声对母亲说:‘我们回去吧。’”亲情在小说中没有用过多的情节去铺陈升华,平实的语言、舒缓的节奏、往昔的记忆穿插,就像真实发生一般。

因为观察熟悉城市生活中的一切,所以王啸峰可以



理解笔下的人物。《立冬》里面对生活与工作的选择时,她与他心理拉锯不也是我们面临的吗?一边是家庭,一边是事业,总有一方需要退让。小说结局是丈夫放弃自己的专长,调回本地从事培训业务,让妻子安心援藏。在作家的创作谈里也提到,这取材于彭金章与樊锦诗扎根敦煌的故事。小说家有时候也会在故事里虚构另一个自己。《小雪》中的借调青年,与从事文字工作半生的王啸峰在文学中相遇了。“他选了一张临湖的公园椅坐下。凉凉的风吹来,他摸摸头顶,头发竟然少了很多,而他虚岁也才三十。城市规划建设特别好,湖比碧源湖大好几倍,四周高层住宅、写字楼各型各色,令他浮想

联翩。看似简单的一户人家,一格办公席位,都是奋斗而来的。”这位在公园踌躇的青年,更像是作家年轻时的状态。不管前路如何,他都会在这条路上走得稳健,不露声色。

在时代洪流中,每一个人都在经营着自己的一小方天地,孤独中也能找到自愈的通道。《冬至》讲述的是一对理发师夫妻的故事,街边不起眼的店面与熟悉的老客户,呈现了一种老城区的生活面貌。“坐着的客人全嚷起来了……她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喇’地给第一位客人围上白色围裙,眯起眼,拿起打薄剪刀,认真地操作起来。大家闭了嘴,瞪大眼睛看着她……”“老板娘啊,你这么能干,以前怎么没见你出过手啊?”“我只能顶班,应急。”“理得好啊!比亮哥还好,以后我来,就嫂子你给我理了!”理发师质朴的话,老顾客亲切直白的赞扬,真挚又朴素。当它们成为文学作品时,让读者了解的不是某个新闻事件,这些鲜活的形象更像是一帧帧弥补缺生活空缺席的影像诗,让我们走进不曾记起的角落,重新温暖了奔波的内心。

《虎嗅》一书以“短篇小说”为特色,其中每一篇小说篇幅在3000到5000字不等,短小精悍,描绘了一幅幅现代繁华而又温暖接地气的城市图景,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小说的底色,贯穿始终。短篇小说的创作是非常考验作家的,既要讲好故事,有留白的空间,更要避免旁逸斜出,直击故事的灵魂。此外,王啸峰巧妙地用二十四节气为引,使小说集获得了内在结构的整体性与延展的可能性,让空间的视角转换到了时间的视角,每一篇都有相似的境遇,也有不一样的温暖。那些都市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王啸峰敏感地“嗅”出他们身上特有的味道,借助文学,传达普通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所 文艺报 合办